

“谨防辫子再种起来”

3101 厂 理 论 组

武汉大学中文系74级学员

伴随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之后，必然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鲁迅亲身经历过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目睹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失败，见过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五四运动高潮过后不久，鲁迅又敏锐地觉察到，帝国主义和封建顽固势力正在相互勾结，进行反扑；在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分化的迹象。回顾血的历史教训，面对严峻的现实斗争，鲁迅深感如不彻底摧毁封建顽固势力，而满足于眼前的胜利止步不前，复辟将是随时可能出现的。为了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借以服务于现实斗争，鲁迅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创作了著名的短篇小说《风波》。

小说以一九一七年封建军阀张勋复辟事件为背景，描写了这一事件在江南一个普通农村激起的一场关于辫子问题的风波，反映了农村各阶级对张勋复辟的不同态度，深刻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从而尖锐地提出了警惕反革命势力复辟，“谨防辫子再种起来”（《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这一事关革命前途的严重课题。

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完全是一次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的反革命事件。它历时虽只十二天，但对革命人民来说，却具有深远的反面教育意义：革命如果不彻底，反动阶级可能随时复辟。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丝毫没有改变，封建帝制得以复辟的土壤和条件依然存在。因此，以张勋为挂帅人物掀起的复辟妖风，决不是什么个人行为，而是历史规律性的一种反映。《风波》通过典型化的矛盾冲突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揭示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斗争的规律，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和深远的艺术生命力。

《风波》围绕着坐了龙庭的“皇帝要辫子”这一富有典型意义的中心事件展开矛盾冲突，表现了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即迫使汉人留辫子。鲁迅说，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广大群众剪去了象征着旧时代的辫子，以示对封建制度的否定。而那些冥顽不灵的封建余

孽、遗老遗少，则始终留着它，以示对清王朝的效忠和对旧制度的眷恋。因此，在辛亥革命以后，剪辫子还是留辫子，反映了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的尖锐斗争，包含着鲜明的政治色彩。《风波》里展示的这场关于辫子问题的风波，正是现实斗争生活高度的艺术概括，体现了复辟与反复辟的生死搏斗。

《风波》里的茂源酒店主人赵七爷，是封建顽固势力在农村的代表，是一个复辟派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一切复辟派的某些共同特征。由于阶级本性所决定，赵七爷和一切复辟派一样，反对社会革新，极端仇视革命。尽管辛亥革命搞的很不彻底，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他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但赵七爷对此却恨之入骨。他“常常叹息说，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这不仅说明他的封建立场十分顽固，而且反映了他无时不在期待着“赵子龙”式的人物的出现，有朝一日挂帅搞复辟。所以，当“张大帅”在上面“保驾”，皇帝坐了龙庭，赵七爷立即在下面遥相呼应，充当了封建复辟的急先锋。他象条疯狗一样，首先向剪了辫子、骂过他“贱胎”的船工七斤进行阶级报复。他声色俱厉地问七斤嫂：“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并且以“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相威胁，妄图拿七斤来开刀。当七斤被杀为七斤的安危而忧虑，说：“这怎么好呢？这样的一班老小，都靠他养活的人，……”赵七爷杀气腾腾地回答：“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不管他家里有些什么人。”在这里，充分暴露了赵七爷这个复辟派对革命极端仇视，对人民无比残忍的反动本性。他要是真的上了台，七斤的人头就要落地！赵七爷还同一切复辟派一样，当着形势于他不及时，他善于玩弄韬晦之计，装死躺下；一遇时机，便赤膊上阵，疯狂反扑。在革命的风头上，赵七爷巧妙地“将辫子盘在顶上，象道士一般”，龟缩在家里看“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人们不要以为他从此成了无害的人。实际上他心里一直有一本“交天账”，骨子里散发着“遗老的臭味”。所以，复辟妖风骤起，赵七爷就把辫子抖落下来，穿上了“于他喜庆，于他的仇家有殃”时才穿的“竹布长衫”，四出进行反革命活动。但是，复辟不得人心。一切复辟派总是十分孤立和虚弱的。因此，制造谣言，散布反革命舆论，借以蛊惑人心，是他们从事复辟勾当的惯用伎俩。赵七爷也不例外。这个“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其实是一个出色的造谣专家。当复辟妖风刮到村里，赵七爷就推涛作浪，紧密配合，大肆散布反革命谣言，以蒙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八一嫂对“没有辫子，该当何罪”表示怀疑。赵七爷马上编了一段奇谈怪论，对她进行恫吓：“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为达到复辟的目的，赵七爷妄图通过这样的卑劣手段，无耻吹捧张勋，为他的主子摇旗呐喊，实在令人可恨亦复可笑。鲁迅深刻地揭露了赵七爷的狰狞面目和丑恶灵魂，通过对这个复辟狂的无情鞭挞，

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就在于对赵七爷之流的打击不力。他们是封建复辟的社会基础，一旦挂帅人物在上面刮起一阵妖风，赵七爷之流就会在下面掀起一层恶浪，以百倍的疯狂，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赵七爷的嘴脸，是古今复辟派的一面镜子。

《风波》还通过九斤老太这个艺术典型，对小生产者的因循守旧思想，作了严肃的批判，指出这种思想是社会革命的阻力，封建复辟的条件。“一代不如一代”，是九斤老太的一句口头禅，是她留恋过去、不满现实的因循守旧思想的集中反映。九斤老太之所以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作出“一代不如一代”的判断，是因为她以自己的一杆“私秤”作为评价生活的标尺，即用旧的传统观念去衡量发展变化了的现实。正因为这样，所以，当张大帅、赵七爷掀起复辟妖风的关键时刻，九斤老太在客观上就成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帮手，适应了复辟派的需要。当然，九斤老太和赵七爷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九斤老太的“私秤”，是封建思想对她进行长期毒害的产物。她同现实格格不入，是因为她没有找到造成辛亥革命后农民生活日益恶化的真正原因。她是我们内部严重右倾的人的一面镜子。对九斤老太式的人物，关键在于教育。但是，辛亥革命没有向群众进行思想发动，没有唤醒九斤老太这样的劳动人民，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去同阶级敌人进行战斗。难怪九斤老太说：“现在的长毛，只是剪人家的辫子，僧不僧，道不道的。”在这里，鲁迅通过九斤老太对辛亥革命的看法，也揭示了这场革命运动的致命弱点，以作为今后斗争的有益借鉴。

《风波》的结尾，进一步深化了主题，发人深思。一场风波之后，赵七爷又重新盘上了辫子坐着读书，九斤老太仍然不平而健康，六斤又被迫裹起了脚，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鲁迅以简洁深刻的笔触告诫人们：风波虽已过去，但斗争并没有止息。赵七爷“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并没有触动，复辟帝制的社会基础和条件并没有铲除。也就是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一不小心，辫子是又可以种起来的。”

“张勋的姓名已经暗淡，‘复辟’事件也逐渐遗忘”，（《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但以张勋复辟为背景的小说《风波》所显示的阶级斗争规律，却有着深远的意义。列宁曾经深刻指出：“我们的‘防止复辟的保证’是把革命进行到底，而不是同反动派妥协。”（《列宁全集》第十卷307页）因此，牢固树立和复辟派进行长期作战的思想，狠狠打击复辟势力，教育广大群众识别复辟派，不断清除旧制度的痕迹，清除反动派赖以复辟的社会基础和条件，这是我们从《风波》中必须记取的教训。